

# 守望在察北

●马登辉

## 人世间

我没有见过北欧童话里的木屋和荒原，我只知道姥爷给了我童话般的少年时光。

(一)

土房，低矮的土房，再也回不去的土房。原野，水咸土碱的原野，一马平川、充满希望的原野。

土坟，葬在南山之巅的土坟，永远以站立的姿态瞭望着，守护着家园的土坟。

那好像是很久远的记忆了，这样的记忆一直延伸到我十八岁之前，那年月，最让我开心的事不是放长假，而是放长假能去姥爷家，那个坐落在察哈尔草原最北端、平整到没有石头绊脚的原野当中，那一间无比简陋却又无比温暖的土房子。

自我记事起，姥爷就是一个头戴白色圆顶帽，身穿灰黑色外套和长裤，永远干净利落的样子。姥爷患有气短的毛病，常年服用一种叫“肺宝”的中成药，姥爷待人宽厚，从来没有和什么人起过争执，尤其是对待我们这些晚辈，一向眼含笑意，那慈祥又温暖的目光，能感化晚辈的一切顽劣，那目光更是一种依靠，后来的岁月里，每当我面临艰难抉择，遇事无人可倾诉、无人可商量的时候，我都无比怀念姥爷的目光，只是那样的目光只能出现在遥远的记忆里，以及思念至深处时强大的念力所给予我的梦境里。

我是唯一在姥爷身边长大的外孙，姥爷从不搞孙子外孙的区别对待，也会时常劝导子女将来别搞这一套。人民公社时期，姥爷担任大队会计，管着全大队的“钱袋子”，可即便走到了公社解散的前夕，姥爷也没有为自己家谋过一袋面、一桶油的私利，姥爷跟我说过，那时候自己是吃公家饭的干部，如有私心，那就别当干部。这话

简单质朴，却又无比深彻。姥爷总是和我分享个人的珍藏，其中姥爷最喜欢的是两样：一是刻有“为人民服务”的石英手表，另一样则是公社颁发的毛主席纪念章。

20世纪70年代，姥爷一度担任大队羊场场长，在那个生产条件极其落后、自然条件又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姥爷创造了集体羊场百母百子的佳绩，受到自治区畜牧厅表彰，自治区广播电台通报表扬。我在小说《天边的岁月》中所描写的主人公轰轰烈烈搞畜牧生产、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就是以姥爷为主要原型糅入了小说的人物和情节当中。

现在想来，能在姥爷身边长大是多幸福的事，我所度过的每一天、做的每一件事，听到的每一个故事，无不在塑造着我的处世观念，没有刻意的教导，没有喋喋不休的唠叨，却在耳濡目染中接收到了最为宝贵的教育，这教育包含了与人为善、推陈出新、公正无私、艰苦奋斗等宝贵的品德，何其幸运能受教于姥爷这样的人生导师。

多年后，记忆深处出现这样一个场景：雨后的阳光洒在原野，炊烟混合着油菜花的香气随风飘向远处低矮的山岗，在青草和蒲公英花环抱的小屋当中，一老一少盘腿坐在土炕上，慈祥的老者传道授业，稚嫩的少年如沐春风。

(二)

察北高原雨量充沛的短暂夏季，是姥爷一年当中难得的休憩时光，这个季节的冬羔早已并入了大羊群，吃足了二茬滩碱草的冬羔日渐肥壮，长势喜人的莜麦结出的麦穗日益饱满，姥爷常常坐在田边的旧石碾上，眺望着远处公路的过往车辆，以及曾经房屋成排、热闹非凡，如今早已完全湮没在草地间的村落。

2003年前后，姥爷所在的村子整村搬迁安置到了旗政府所在地的移民村，但是姥爷没走，面对工作组的轮番入户，姥爷很平静地说：“人都走了，风水就散了，总得有人留在这儿。”

后来的岁月里，姥爷如愿留在了村里，即便是村里只有这一户人家，即便一直没有通电，没有自来水，年迈的姥爷、姥姥，以及终生未娶留在姥爷身边劳动的大舅，都没有离开这片孤寂的“旷野”。

姥爷的晚年备受气短折磨，基本失去了劳动能力，但一辈子都没有停下劳动的人又怎能闲得住，只要状态尚可，就会拿起工具修理网围栏、修理羊圈门，或者把家里的菜刀剪子以及割草用的镰刀磨得飞快锃亮。

姥爷见证了孩子的成长，我也见证了姥爷操劳一生后的日渐衰老，在我16、17岁开始经世的年纪里，我都是无比期待放长假，这样我就能多陪在姥爷身边，和姥爷聊天，帮姥爷从很远的辘轳井挑水，帮姥爷清理两个羊圈的羊粪，或者是在年前几天拎着搓衣板帮姥爷手洗衣服和床单被罩，只要能在生产生活中帮上点忙，看到姥爷始终含笑满眼赞许的眼神，我的心里就会无比踏实、无比自豪。

(三)

姥爷最终永远留在了村子里，我无比敬爱的长者用他的生命兑现了守土的承诺，按照姥爷的遗愿，安葬在南山之巅，此后永远眺望着从前守护过的家园。

多年来，我总是因为没有在姥爷辞世前再听到姥爷的教诲而深感遗憾，甚至一度不能和他人讲起姥爷，我讲不下去，我也听不得别人讲述姥爷，我会哭到不能自己。

“以后成了作家，你要多写咱们乡下。”

“会的，姥爷。”

“乡下值得你写的太多了，草木不会说话，可你要多想多看，总有一天，你就能替他们说话。”

“到了那一天，我先替姥爷说话。”

……

2016年春，姥爷过世前一个月，我已经完成了个人第一部小说的写作，彼时姥爷已经在旗医院输液治疗了，但他思维很清晰，状态似乎也不错，我第一时间将这个信息告

诉了姥爷，姥爷很是赞许，并希望我能趁热打铁早日发行。姥爷过世后一年的一个秋日，这个愿望终于成真，可是我终究没有勇气捧着新书在姥爷坟前溘然长跪，因为从曾经温暖的土房到如今冰冷的土坟，我需要走完这一生才能再见到这位我无比敬爱的长者，我怕我带着哭腔的絮叨会得不到回应，我怕善良了一辈子的老人会因为不能擦去我悲从中来的泪水陷入自责而无法安睡。

(四)

我还是幸运的，因为我陪伴姥爷度过了生命中最后一个春节。

那一天，我正在学骑姥爷买给大舅放羊用的新摩托车。那时候我刚上手，骑车很是笨拙，不得不低着头小心翼翼地尝试着换挡、转弯，姥爷站在门口观望了好久，正当我灰心地低着头要把摩托车骑回院子里时，耳听得姥爷这般呼唤：“抬起头，往前看，往前开。”

我听姥爷的话，如此开摩托车，如此学做人。

又是一年察北高原雨量充沛的短暂夏季，姥爷还是那样拄着拐杖坐在田边的旧石碾上，日落前最为明媚的阳光洒在这片平整的、一望无际的原野，姥爷身边跟着一只老人家扎针救活并亲手喂养长大的雪山山羊羔，姥爷脚下簇拥着一群正在刨土觅食的鸡崽，以及守护鸡崽不被野物袭击的半大小黑狗。姥爷还是那样眺望着远处公路上过往的车辆以及曾经房屋成排、热闹非凡、如今已完全湮没在草地间的村落。

“二哥，我们去那边找我爷爷吧。”

“老弟，先别过去，让我姥爷自己坐会儿。”

“二哥，今天可真热啊，你看那气浪就在咱眼跟前晃悠呢。”

“那是气浪不假，不过还有一种说法，那叫风水。”

“风水，我爷爷说的风水？”

“只要姥爷在这儿，风水就散不了。”

姥爷说的风水，是老人家用一生所践行的、对于察北这片土地最为深情的守望。

## 那些年的「春运囧途」

●许海利

十多年前，我在离家800公里左右的一个城市读大学。每年春节放寒假，来回恰逢春运，当时最怕的就是挤火车了。

那时没有高铁动车，只有大巴和火车，火车票经济实惠，很多人都会选择乘火车回家，当时还不能互联网购票，只能到火车站人工售票窗口排队买票。售票厅内，人声鼎沸，十几个售票窗口前都排起了长龙，一直延伸到大厅外面。车票一票难求，运气好，买到车票，运气不好只能买到站票，有时甚至排队大半天连站票都买不到。

到了乘车那天，车站人山人海，南来北往的旅客，拥挤成“爆棚”状态。男女老少，提着大包小包，拉着行李箱，还有部分人肩上扛着行李卷，手里牵着孩子，用嘴叼着那一指长、两指宽的车票。大家摩肩接踵，在人群里艰难向前蠕动着。当检票的闸门一开，候车大厅顿时沸腾起来，人群急匆匆地涌向检票口，这时工作人员不停用喇叭呼喊“不要拥挤，有序检票”，但大家都是归心似箭，步履匆匆，根本不听劝告。

在密密匝匝的人群里，我感觉好像没有迈步，在被别人硬推着往前走。好不容易挤过汹涌的人海，踏入站台，大家又开始急着找自己所在的车厢，又是好一阵子忙乎。当找到车厢登上火车，车厢内就更挤了。过道里，大家像沙丁鱼般紧挨着，近得连对方的喘息声都能感觉到。很多人因买不到坐票只能站着，行李的架子也被塞得满满当当。在只有立锥之地的车厢内，我拼命往前挤，找到自己座位后，又用尽全身力气，硬挤出一个放行李的位置。行李放好后，坐在座位上，我大口喘着粗气，额头上满是汗水。终于坐稳当了，这时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

车厢内大家表情各异，站姿姿势也各不相同。买到坐票的，正舒服地靠着座位，不是聊天就是闭眼休息；买到站票的，只能站在过道上，手扶座椅，盼望早一点到站。车厢连接处也站满了人，有站着的，有蹲着的，还有人斜靠在车厢上。或许是站立时间太久，有人甚至直接坐在手提箱上。如果有人去厕所，若离得近还方便些，若离得远，那就要打扰许多人。每走一步，都要有人让路。

“啤酒，花生，瓜子，八宝粥，让一让，动动腿”，在这么拥挤的空间内，售货员居然还能推着手推车在各车厢之间穿梭，真是让人惊叹。

刚上车时，大家都在休息，过了一会，有人可能饿了，开始就餐。有的吃泡面，有的吃盒饭，有的嗑瓜子……各种酸甜苦辣咸的味道混杂在一起，空气变得混沌难闻，感觉快要窒息了。到了后半夜，火车上的灯光暗了下来，很多人伴随着火车咣咣当当的声音慢慢进入梦乡，不时耳畔传来呼噜声，小夜哭闹声，还有乘务员提醒到站的呼喊声。等我再睁开眼时，天已蒙蒙亮了，这时离家已越来越远，我困意全无，伸伸懒腰，想想母亲期盼的眼神，想想全家过年团聚一起的欢乐，旅途的所有艰辛痛苦顿时烟消云散，只剩下喜悦和幸福。

时光飞逝，斗转星移，转眼十多年过去了，春运年年有，但一年比一年更从容。如今，人们不但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完成订票，出行方式也有了更多选择。动车、高铁、飞机等极大满足了人们出行的需要，昔日万人抢票、拥挤上车的画面早已成为历史。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让春运不再是“人在囧途”。

## 诗词与意

### 写在妇女节

●郭佩峰

清晨，迎着莹莹霞光，于一片喧嚣中  
我将我的箭镞分别裹绑了玫瑰、康乃馨、丁香、百合和鸢尾花

为的只是在这样一个芬芳的日子里，分批射出这应该是我生命的全部，我想。

我的母亲、我的姐妹、我的女儿，还有我的妻子、朋友于是我闭上眼睛——

更多的粉黛朱颜，秀发飘扬不是说今天的日子因她们而美，她们本就是日子而伟大，她们本就是一个伟大的世界！

这样顿悟以后我便觉得我的箭镞还是太多了

原来丘比特赋予人间的爱也可以是这样的深刻与宽广



梦里徽州

李海波 摄

### 春雪

●刘美丽

一场又一场的大雪覆盖了山川田野  
月亮躲进厚厚的云层大地没有一丝埋怨  
北方的初春雪花执着地展示着飘逸和浪漫  
一夜间树上的枝杈仿佛梨花开满原野山川  
依然是料峭春寒

诗与画的相遇  
冬和春的缠绵  
常言道瑞雪兆丰年  
这确是良好的开端  
阳光照耀着大地融化的雪水流入良田  
今年定会迎来丰收的喜悦  
隐约听见锣鼓声喧  
冰雪下面的枯草慢慢苏醒  
春天是万物生长的期盼



## 心灵的陈酿

●王志军

众人的醇香。

有一位我尊敬的女长者，童稚时初见她毫不觉得青春逼人的美艳，朴素内敛到使人忽略她的存在，然后渐渐耳闻目睹她在工作中的淡定沉着，再大的难题不惊不怒，冷静应对，一点点解决。此后每隔几年见到，便惊觉她身上由内散发的温润和从容，同龄女子纷纷为地球引力所拖拽，一切皆向下时，她奇异地向上扬着，无论眉梢还是嘴角。上次见到年过半旬的她也是在深秋，她穿一件驼色大衣，长及踝靴，头发盘髻化着淡妆，整个人轻盈干净，知道她已经不再年轻了，但不能不承认她的美丽和优雅甚至比饱满的青春更加触动人心。

我越看她越觉她是一瓶精心酿造、充分发酵的美酒。谁的生命不曾经过摔打揉搓，谁也不能逃过寒秋的冷霜，她的睿智在于将所有的经历灌装，以自身滋养自身，然后安静耐心等待着浮渣泛起，最终沉淀出莹亮香醇的新质感。

时间是怎样摧枯拉朽地侵蚀着所有的生命，让华美的归于狼藉，让清脆的归于腐败，让激越的归于寂寞。要抵御老去的侵袭，除非新生，除非以更柔更韧的姿态迎接沧桑侵袭的青春。

我总以为人与兽的区别了多少，总要保留一颗年轻的心，其实不是，只有经历历练的新心，才会散发出遮羞不值的生命醇香。

去年秋季最甜美的时候，好友教给我一个自酿葡萄酒的方法：葡萄冲洗干净，用手搓揉捏碎，置于容器中，覆白糖，加盖但不密封。几天后皮渣上浮，容器底开始冒泡，再加糖，然后怀着做实验的惊异心情，看着气泡一个个地往上冒。整个过程安静而绵长，约一个月后气泡消失，滤去酒渣，得到如红宝石般莹润的葡萄酒。气味芬芳，入口醇美。

所有对抗腐败的方法无非冷藏，风干，盐渍和酿造，而酿酒真是奇妙的化学过程，因为唯独它产生了逆时而生的绝美，唯独它不仅延续了果实的鲜活，更于鲜活中升华出新生，如果操作得当，一粒葡萄的甜美可以在酒瓶中绵延十年甚至更久，开瓶之日尽情挥发迷醉